朱子語類

卅四五

論語

述而 泰伯

D仁13
775
14

重鋟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四

論語十六

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徐兄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其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着如何知得上面那個是魯

史舊文那個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舊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賀孫錄意同）

蜚卿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個理恁地畢竟多欠了個篤好底意思道夫行夫問述而不作章曰雖說道其功倍於作者論來不知所謂刪者果是有刪否要之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到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如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是還其舊位（賀孫集注）

默而識之章

亘

久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若不是心與理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為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教不倦如以它人之事為不切於己便是厭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時舉）

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植）

問默而識之曰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人說後記得節

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个邦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矣盡

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和根株取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祖道

鄭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它是仁之至義之至精它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賀孫

讀默而識之章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荅之後來記者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語記了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時舉

問何有於我哉恐是聖人自省之辭蓋聖人以盛德之至猶恐其無諸已而自省如此亦謙已以勉人之意曰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何故夫子因有此言如達巷黨人所言如此故夫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今此章却只是記錄夫子之語御乎執射乎以我為隱乎爾亦必因門人疑謂有不盡與他說者故夫子因有是言也必大

或問此章曰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德之不修章

德之不修章

脩如何喚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言好脩治之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

問徙義與改不善兩項意似合掌曰聖人做兩項說在試剖析令分明徙義是做這件事未甚合宜或見人說見人做得恰好自家遷在合宜處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這須重新改換方得賀孫

叔器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畧似脩德裡面事一般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若徙義改不善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滛邪非僻底事徙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一般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裡面聞義不能徙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裡面學者皆當着工夫剛此四句脩德是本為要脩德故去講學下面徙義改過即脩德之目也僩

行父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脩德是本脩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或問徙義改不善

之別曰從義不是說元初做不是元初本心自是好但做得錯了做得不合宜如所謂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才移教合義理便是全好若不善則是元初便做得不是須都改了方得從義是過失不善是罪犯 賀孫錄別出

行父問德之不脩一段曰須先理會孝弟忠信等事有箇地位然後就這裏講學問義不能徙這一件事已是好事但做得不合義見那人說如此方是義便移此之不義以從彼之義不善則已是私意了上面是過失下面是故犯恪

德之不脩如有害人之心則仁之德不脩穿窬之心則義之德不脩仁之德脩則所言無不仁之言所行無不義之行淵錄云實得仁於心則發出來為仁之言做出來為仁之行實得義於心則發出來為義之言做出來為義之行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二句雖似合掌却有輕重深淺聞義者尚非有過但不能徙義耳至於不善則是有過而不能改其為害大矣 植○南升錄別出

德之不脩如無穿窬之心則義之德脩聞義不能徙是見得自家事未合宜及聞合宜事便徙而就之不善則是有過惡了如此說方不合掌

或問德之不脩一章曰遷善改過是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於善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

二一三分不是自家却見得那二一三分是處即遷而改之要教十分是着改過則是十分不好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意正相類

立之問此章曰德是理之既得於吾心者便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須日日磨礱多令間斷始得從義之改不善一一件事覺得未甚合宜便着從令合宜此却未見得有分別蓋義是事之宜處我做這不善處至不善便是有過惡須着速改始得此所以有輕重之別又問此四句若要連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便是說文字不是要着實做工夫若着實做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時舉

李問此章曰此四句是四件事不可一一滾說了下面兩句粗看只是一件事一般然此兩句自有輕重蓋見義不能徙此只是些子未合宜處便當徙而從宜不善不能改則大改已是過惡底事便當改了此一句校重難讀德之不脩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着脩於已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徙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時須時時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也時舉

問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先生云有輕重其意如何曰義宜也事須要合宜不能徙未為不是却不合宜那不善底却要須便打并了叔重云聞義不能徙校輕曰那個大體却無邪惡又曰聞義不能徙校容於不善不能改不善不能改校重於聞義不能徙節

德之一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賀孫

又曰此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賊以教人之意謨

子之燕居章

叔器問申申夭夭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夭夭好貌觀桃之夭夭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又接人又不然義剛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看學者有此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

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個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恪

甚矣吾衰章

矱文勢時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若只是枵不夢見時也未見得衰處此也無大義理但文勢當是如此義剛

孔子固不應常常夢見周公然亦必曾夢見來故如此說然其所以如此說之意都是設詞必大

聖德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兆朕也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耳須

着它与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個人也
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
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砥
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
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
動夜之夢猶寢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
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
寓録此下云孔子自言老矣以周公之道不可得行思慮亦不到此故不復夢甚嘆其衰如此
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淨者憂悴地説佛老家亦説一
般無夢底話淳寓同
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
意維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
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与時運相為流通到鳳
不至圖不出明主不興其徵兆自是悴地胡文定公謂
春秋絶筆於獲麟為志以其觀之生出一个物事為人所斃多少是不好是亦
一徵兆也道夫問設當孔子晚年時君有能用之則何
如曰便是不衰如孔子請討陳恒時已年七十一到此
也做得個甚又問程子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
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子與以討之不知天子果能從
乎曰當時惟在下者難告問果爾則告命稽違得無有
不及事之悔乎曰使衰公能從則聖人必一面行將去
聞於周王使知之耳道夫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相

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緊要無節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道夫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道夫

問孔子夢周公却是思曰程先生如此說意欲說孔子不真見周公然見何害可學

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又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却云是某人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壯祖○集注集義

問此章曰孔子未衰以前嘗夢見周公矣伊川却言不曾夢見何也曰聖人不應曰日間思量底事夜間便夢見如高宗夢傅說却是分明有箇傅說在那裏高宗不知所以夢見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孔子夢奠兩楹事豈是思慮後方夢見此說甚精微但於此一章上說不行今且得從程子說去僞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

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愛孫

吉甫說志於道處曰志於道不是只守箇空底見解須是至誠惻怛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時舉

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籠統一物如老莊所謂慌惚杳冥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為之理而求至於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端蒙

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坯樸了義剛

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裡植

據於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是據守方得明作

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

問據於德云云曰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義禮智觀之可見韓退之云德足乎已無待乎外說得好南升

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只是統舉理而言德者已之所獨得如能忠能孝則是就做處言也依仁則又所行處每事不違於仁端蒙

志於道一方有志焉據於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仁是衆善總會處德明

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德是真箇有得於已仁謂有箇安

先生問正淳曾聞陸子壽之說否正淳謂子壽先令人立志曰只做立志便盡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用力處且如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於己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有以自得於己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據然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有却須據於德後而又依於仁正淳謂這箇仁是據發見說曰既見於德亦是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却無隱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為發見一友之道明明得此理得於己於仁則二者皆為無用矣依仁不隱顯莫非仁也

正卿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

謂志於君則得此忠志於親則得此孝是我之得於己者也故可據依仁則是平白存主處無一念不在這裡

又是據於德底骨子　時舉

正卿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德是自家心下得這箇道理如欲為忠而得其所以為忠欲為孝而得其所以為孝到得依於仁則又不同依仁則是此理常存於心日用之間雖有等級不比志道與據德依仁全是兩截志只是心之所之與有所據有所依不同也

賀孫

問據於德依於仁曰德只是做這一件事底意思據而勿失仁又親切又問仁是全體德只是一事之德否曰然又曰事父母則為孝德事兄長則為悌德是有得於

心是未事親從兄時已渾全是孝弟之心此之謂德
先生問學者據德依仁如何分別學者累日說皆不合乃
曰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不用常依靠處又曰
據德是因事發見底（如因上事父有孝因上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
須臾離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相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道夫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
真親做盡其孝事兄做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
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
可據底地位才說盡其孝便是據於孝雖然如此此只
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
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

這裡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志於道方要去做據
於德則道方有歸着雖有歸着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
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
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
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個滯礙因此又却養
得這個道理出來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
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破
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破恪）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先生曰志者心之所之道
者當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者
當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
勿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

捨之意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向比上三向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為小人無之不害為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卒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或言志於道正如顏子仰高鑽堅以求望乎聖人之地吾曰若如此說便是要將此心寄在道裡面底說話道只是人所當行之道自有樣子如為人子止於孝只從實理上行不必向渺茫中求也　謨

收器說志於道云如得這人道理從而志之曰不特是知得時方志便未知而有志於求道也是志德是行其道

而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也須長長執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若不執守也有時鮮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忠若不執守也有時鮮有脫落處這所以下一據字然而所以據此德又只要存得這心在時那德便自在了所以說依於仁工夫到這裡又不遺小物而必游於藝敘器因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今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箕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吏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

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二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它依經貫去說此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子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着實論此時務也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刻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或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德是行來行去行得熟已成箇物事了惟這箇物事已得於我故孝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孝忠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忠若只說為子盡孝為臣盡忠這只說得盡說德不得盖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又問此是成德否曰便恁地說也不得若做這物事未成就時一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來做去湊足成就一箇物事貫通時則千頭萬件都只是這一箇物事流出來道家所謂安養成胎盖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為行依於仁仁是箇主即心也依於仁則不失其本心既不失其本心則德亦自然有所據若失其本心則與那德亦不見矣游於藝盖上三句是箇主腦藝却是零碎底物事做那箇又来做這箇是游来游去之謂也然亦不可游從別處去須是游於一方

得又云說行時只可言志於道不可謂
之德又云成德只是要成就德。
問自志於道到依於仁夫到這處縝密較易此否曰似
恁地都是難問此是顏子不違仁地位否先生問如何
知得顏子能如此曰顏子亞聖之資固易為
力若它人用工深亦須到這處曰這處先要就志於道
上理會志於道便恁地利恁地好這須知是箇生死路
頭因以手指分作兩邊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
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
路去念念不忘處它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
思索也在是今人把拘不定要做這邊去又要做那邊
去出入或東或西以夫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從志學做來着工夫

須看得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去節節
有下工夫處據於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
恁地知得便住了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己做說別人
底於我何干如事親能孝便是孝事君能忠便
是我得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
於德固是有得於心是甚次第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
其所存主處須是依於仁自得於心不可得而離矣到
游藝猶言學文雖事未甚要緊然亦少不得須知那个
元那个後始得亦所以助其存主也
問若是志於道據於德則雖初學便可如此下功且如據
於德則得寸守寸得尺守尺若是依於仁則仁是指全
体而言如何便解依得它曰所謂據於德亦須是真箇

有是德方可據守如事親時自無不孝方是有孝之德其餘亦然亦非初學遽可及也依仁只是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也因言周禮先說知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此是教萬民底事又說教國子以三德曰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至德謂德之全體天下道理皆由此出如所謂存心養性之事是也故以此教上等人若次一等人則教以敏德為行本敏是強敏之謂以敏德教之使之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為學則強力任事則果決亦是一等特立獨行之人若又次一等則教以孝德以知逆惡使它就孝上做將去斃於孝則知逆惡之不可為夫是三者必相兼若能至德則自兼那兩事若自下做去亦可以到至德處若只

會簡至德而死下二者則空疎去又曰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体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楊何嘗有這樣說話廣

志於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已是心中放它不下據於德是行道而得之於已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於仁則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却亦須游於藝閒小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

雙湖孫

據於德德謂得之於心有這箇物事了不待臨時旋討得來且如仁義禮智有在這裡不待臨時旋討得來又曰德是自家有所得處在這裡且如事親孝則孝之理得所謂在這裡但得有淺深又曰志於道據於德說得尚粗到依於仁方是干夫細密游於藝者乃是做到這裡又當養之以小物相據於德有時也會共了心依於仁必心常存則照管得到能守是德矣游於藝似若无緊切底事然能如此則是干夫大故做得到了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雙孫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干夫去見字字是實用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將來安排放身上看看道是

志麼物事自家如何志之以至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然方始有得道夫子什麼上一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干夫若說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其末固不可狥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

或問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玩物適情安得為善曰游於藝一句是三字公却只說得一字集註傑。

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雁是較直錢

自行束脩章

底真宗時講筵記至此云聖人教人也要錢義剛

不憤不啓章

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敬仲

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舉也謨

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二不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了悱非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問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節

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一隅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舉一隅以三隅反只是告往知來否曰只是凡方者一物皆有四隅植

或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此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是聖人天理盡

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

人一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
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
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為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為之悲
哀者（司元德上記○盡）

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也有食不下咽之意（讀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
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時舉）
問博文亦可以學道而上蔡解哭則不歌謂能識聖人之
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曰聖人情性便是理又曰博文約
禮亦是要識得聖人情性思曰膚只是思會膚節（集義）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
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
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道夫錄云其文）
漸也有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
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着華采衣服
（賀孫道夫同）
問謝氏之說曰謝氏之學大抵習忘如以三月不知肉味
反是病和韶樂卻忘之方是必大
子謂顏淵曰章
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
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時舉）
此八字極要入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
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
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它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

我與兩有是夫有是一字當如此看謨

問尹氏曰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低地不得已不柰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柰何底意思何消更言命又曰命不足道也命不消得

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柰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時舉錄云

更說又曰知命不足道也節

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柰何緣須

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問用舍行藏章曰聖人於用舍甚輕淡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着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植

義剛曰用舍係乎道之盛衰行藏出道而舒卷已之窮達非所計故曰命不足道曰用舍是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是由在那人用舍亦不由得我仲默問這命只是君子不謂命也之命否曰是義剛

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它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

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亦那曾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盡萬千言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攜納賄淵明却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為清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

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汚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如皇甫規見鴈門太守曰卿在鴈門食鴈肉作何味那時便自有這意思了以間那節義清苦底意思無人學得只學得那虛驕之氣其弊必至於此問

問明舍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仔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無意無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此本未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做這事及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裡猶不服他若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得說命到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字雖用舍行藏地

位遠了然就此地頭看也自好某嘗謂聖人之言好如荷葉上水珠顆顆圓這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若有所恐懼心驚膽畏便不得了孟子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小大不同如思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事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豈是以醉人恣意胡亂做去韓文闘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都困了一噴一醒所謂懼也此是孟

如語也說得好又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曰到此地位大節也同了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是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是為聖人矣（夔孫錄別出義剛）

叔器說用之則行章云命是有箇必得底意及不得則委之於命聖人只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如孟子所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却是為中才發聖人自是不論到這裡然此只是尹氏添此一脚本文非有此意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比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裡面道理也自完具無欠剩某嘗說聖人言語如荷葉上水珠子一顆一顆圓淑器問顏子與聖人同否曰大節目也同如孟子說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這便是大節自處皆同若是這
个不同時便不喚做聖人了只是纖細縝密論來却有
不同處又曰這一章有四五節道理義剛
子路說子行三軍則誰與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人傑
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之與好謀而
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徃徃無成者多矣孔子
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謨
亞夫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
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
濟事時舉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
時舉

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
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
那事時又須審一審兩審蓋開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
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
慮字相似又曰而今只是據本子看說行三軍是如此
試把數千人與公去行看好皇恐僩

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窈意深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
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
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然藏了事璧如大舡有許多器具
寶貨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大力量然
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切然得做
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只切切於求

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滯轉都不得

問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斕然而不秀章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則苗斯秀秀斯實矣初亦不曉其說徐觀之乃是因苗字牽引上摳苗又纏上勿忘勿助耳此章取易來如此比並固亦可通然於本貞無所發明却外去生此議論

義

富而可求章

讀當而可求章曰須要仔細看當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做君子小人一个柱了做小人一个柱了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時舉

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去偽

夫子之心與韶樂相契所以不知肉味又有習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

說泳

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裡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驗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一旨不得見先主之禮有耳不得聞先主之樂此大不幸也道夫

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公自思量看又曰衆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主於志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

說壞了聖人它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個好自然如此耳僩

吳伯英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殆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壯祖建別錄見

吳伯英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

壯
祖

先生嘗讀他傳云孔子居齊聞韶音見齊國之人亦皆視端而形聲蓋乎音所感如此升卿

石丈問齊何以有韶曰人說公子完帶來亦有甚據淳問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妨否曰是石丈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集義淳

問伊川疑三月即是音字如何曰此處最要看他不知肉味處最有意思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之則感之至深學之三月故至於不知肉味若道一聞之便三月不知肉味恐無此道理伊川疑得自是但史記上有學之字伊川恐適不曾考到此耳觀此處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為一感之至深故盡心以學之念在此而自不能忘也時舉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說得泊然處便有此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賀孫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

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諷輒父子所向無非入欵二者相去奚啻氷炭美玉直截天淵矣

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當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此議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歎正名是父子即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二有天子下二有方伯它不當立如何不正寓

夫子為衛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今冉子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常法言之則衛公輒亦於義當立者也以輒當立故疑夫子必助之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　若傷人之心本仁才傷着本心則便是不仁矣謨

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為也孫

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關不恰好處須要知

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遜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為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為輒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底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這道理既是以讓為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為輒義剛

只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一向便可知得夫子不為衛君矣何故更要問怨乎這一向却煞有說話子貢也是合問義剛

安卿以書問夷齊辯論甚悉曰大槩是如此但更於求仁而得仁上看道夫問安字莫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大段緊切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

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窒礙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卿君便是不能求仁耳道夫

孔子論伯夷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馬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淸身是怨蘇子由伯夷論却好只依孔子說文蔚

問子貢衛君之問與去兵去食之問皆非尋常問者所及程子固嘗撰之而又曰孔門學者獨顏子為善問何也曰顏子之問又須親切如此事在顏子又自理會得亦不必問也必天

問禾子為衛君章程子所引諫伐事或問論此章荅問本意當矣今集注全載其說不刪必語何也曰諫伐而餓固非此事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必大集注

子貢之問意只主讓國諫伐之事却在裡面事如聖人却是泛說意

吳伯英問夷齊讓國而去一以父命為尊一以天倫為重要各得其本心之正而盡乎天理之公矣所謂孤竹君當時或無中子之可立則二子將孰何曰縱二子不立則二子弟立之可也 壯祖

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要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立叔齊雖以父命然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若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文定春秋解這一段好說

子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牽引四五事為證所以經只書吳子使札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椒來聘之事耶但稱名則聖人貶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說春秋皆大抵不知果然否也

因說記錄之難如劉質夫記明道說輒攘位而拒父則衛之臣子去之可也是以前瞶為得罪於父亦不當立也後胡文定公引在春秋中說如上句說却是但下句却云輒去而從父則衛之臣子當輔輒以拒前瞶則是錯了後來胡致堂却說立郢為是乃是救文定前說之錯至若楊文靖之說此段尤不可曉文靖之意只欲破王元澤說善兄弟之遜必無父子之爭遂有此病要之元澤此二句自好

也 集義

胡家說萬齊所為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謂其全性命之理猶可若謂萬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為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揚

飯疏食章

義剛說樂在其中一章先生曰這有三十來箇字但看那箇字是先他是先理會得那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呂與叔數句說得好非是有所見如何道得到義剛

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之心何為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更無此子細故我之心

淘来淘去也要知聖人之心恪

樂亦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豈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為所動矣閎祖

叔器說樂在其中引博文約禮曰顏子自是顏子樂與夫子也不干事這說得不相似義剛

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豈非謂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隨所寓而樂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程子則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郤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耶曰孔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来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来必大集注辯見顏樂章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況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捴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兌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賀孫集義

加我數年章

問五十學易一段曰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謙之

文振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何如

他書一事是一理易却說得闊也有底事說在裏面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耦遂為八卦又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為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為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

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麼事理無不洞見賀孫

因學者問學易無大過章曰易只有陰陽兩字分奇偶一畫是陽兩畫是陰從此錯綜推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來文王却就畫繫之以辭看來易元初只是畫又曰天地只是一箇陰陽把來錯綜大抵陽則多吉陰則多凶吉為善凶為惡又看所處之位逐爻看之陽有時而凶陰有時而吉以如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裡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裡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入做甚事皆撞着也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覆觀諸

身果盡得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氷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過易不緊歛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胸中寫出這箇理植

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之意

聖人此般話也如道者三我無能聖人吾豈敢不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程子謂學易者無大過文勢不然此章五十字誤然章之大肯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淳

問五十以學易章先生舉史記云是時孔子年老已及七十歲替易故發此語若作五十以學易全無意思問孔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為十翼不是方讀易也問伊川以索為過處如何曰其不敢如此說寓

問伊川前一說則大過在索之類後一說則大過在有定據曰史記加作假古本五十作卒字加假聲相近五十與卒字相似而併誤也此孔子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者為

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之道無窮也謨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章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礼樂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言執礼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嘗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說德明

伊川云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便不可得而聞者則在默而識之不知性與天道便於詩書執礼中求之乎曰語意不如此觀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說時節但亦罕言之恭父云觀子貢此處固益以見子貢方聞性天道之妙又如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太段警悟他處曰這般處是太段分曉又云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禮非夫子方為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性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礼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賀孫集注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總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不是有所因為甚事了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悱便至於忘食樂

便至於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不肯半上落下直是做到底雖是聖人若自貶下之辭其實趙詣却非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真箇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次日再問曰如今不必說是為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發憤忘食樂便至於忘食樂便與聞說不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心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一詞學不厭教不

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己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觀聖人若甚慢只是你赶他不上（人傑録云子貢公西華亦自看得破）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太煞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掬一掌血直是恁地（蕭）

問發憤忘食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衆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若他人發憤未必能忘食樂處未必能忘憂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是惹不着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来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處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
臾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 問
為學要剛緊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肋 因說胡季隨○學蒙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同一不出
乎畧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
如何譬之皆金也做鑄時是一樣做致時是一樣須是
隨其意思見得分明方好不然亦只鶻突而已發憤忘
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
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點到那頭但見義理
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

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
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
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毫之間隔聖人
所謂上達只是一舉便都在此非待下學後旋上達也
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
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
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
之正此意也 伯羽

葉公之問見其事皆造極脫然無所係累但見義理無
窮不知歲月之有改莫我知之歎見其樂天安土無入
而不自得天人事理洞然無毫髮之間苟有一毫之私
則無以窺此境之妙故曰知我者其天乎道夫

學者做得事二不是須是悔悔了便不要做始得若悔了第二番又做是自不能立志又干諸人甚事因問集注有未得則敦憒忘食之說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敦憒做將去學者當悔時須是學聖人始得豈可自道我不似聖人便休却

明作○集注

問敦憒忘食樂以忘憂何以便見全體至極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這樣處也難說可以意曉但是見得聖人事事透徹事事做到那極致處敘語問看聖賢說話也須先識聖人是甚麼樣人賢人是甚麼樣人方見得他說得淺深曰夫子說聖人君子善人有常等級甚分明要見等級只是孟子六謂之說如可欲之謂善便是那善人如實之以上方是聖人事義剛

問橫渠仲尼憒憒一段而至於聖之說曰聖人緊要處自生知了其積學者却只是零碎事如制度文為之類其本領不在是若張子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大抵如所謂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皆是移向下一等說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廣闊自視猶有未十全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此詞也必大集義

敦憒忘食章東坡云實言則不讓則言則非實故常略言之而天下之美莫能加焉此說非不好但如此則是聖人已先計較方為此說似非聖人之意聖人言語雖是平易高深之理即便在這裏學者就中庸處看便見得

高明處夔孫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聖人之敏求固止於禮樂名數然其義理之精熟亦敏求之乎曰不然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禮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得底也有不曾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得底也如班爵祿井由喪禮之類只是說得大槩然亦是去古遠無可考處但他大綱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伯羽

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閎一知十不足以盡之義剛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乎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寓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集注文蕭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裏便無不略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天下萬物九有感

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裡便恐懼脩省恐落在裡面去是皆吾師也 葵孫

天生德於予一章

讀天生德於予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時舉

恭父問必不能違天害已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能害耶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 賀孫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也何

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 壽

魏問謝氏云聖人不敢必其不我害也使其能為我害亦天也是如何曰這說是聖人不得聖人說出自恁地直截如此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公伯寮如予何皆是斷然害聖人不得聖人必其不能害已如匡人其如予命何這是未定之辭如孟子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遇不遇看天如何亦是未定之辭 賀孫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子善說吾無隱乎爾此在弟子自見得如何如顏子只見得所立卓爾再子自見得力不足中道而廢聖人以學者不能自去用力故以此警之曰要緊意思都在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去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裡時舉録云須要看聖人如九日用飲食居處之間認得聖人是如何自家今當如何或問鄉黨所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巨與上大夫言閒閒如也之類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須是實認得意思是如何賀孫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知夫子之舉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處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裡面義剛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着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曰道有大小精粗人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銖

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裡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

子善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之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以忠信曰此是表裡互說在這裡不是當學文脩行時不教之以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

是甚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一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賀孫

文行忠信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箇甚麼忠信箇甚麼所以文為先如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非謂前不可讀書以前亦教他讀書理會許多道理但必盡得這箇恰好讀書又曰到這裡却好讀書

讀了以四教而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舉時文行忠信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之類便是文小學六藝皆文也

子以四教且如小學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之男唯文創是先教他做箇箇後便這都是文底事而後教他識義理冀孫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礼之實焉

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曰是義剛

問文行為先忠信為次之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間說曉底人便把忠信與說又教如何理會也須是教讀書

漸漸歷伏這箇身心教定方可興說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如何曰讀書最不要如此比並如上說怕人來急誰理會須先將文開發他如詩書禮樂射御書數都是文這自是說務本意不同 賀孫

先生因或者講子以四教問何以有四門者之序或者既對先生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緊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祖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因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到溥博淵泉是向外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銖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 義剛

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志於善而不肯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

不可以到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　義剛

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恒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善人正如則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上文所謂聖人有恒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人有恒者皆未知學問者也　僩

問善人有恒者之別曰善人已無惡但不入道有恒者惟守恒分而已論語中此等皆汎問非切於日用之急

此等皆置之後面自有緊切處若緊切處通餘處

自理會得　賀孫

實問善人有恒一章有恒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絶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是有恒去做得放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恒古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幽時易接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　泳

吳伯英解七而為有童曰正謂此皆虧欠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　壯祖

問七而為有等與難乎有恒矣二不相似曰蓋此則不實矣只是外面虛張做安能有常乎寓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此是說無恒以前事若是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義剛

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此等人不可謂有常之人矣）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又曰如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不是去觀他又不是不是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又云將甚底物事去看他居上寬為禮敬臨喪哀就裡面方可看他個深淺過不及（卓錄云如有其寬有其敬有其哀時）

即觀其淺深當（否）如何（此無此則吾他都無這箇了）復以何者而觀之言更不可觀之矣

更將何以觀之如考試一般若文字平平尚可說中看好惡若文理紕繆更將甚麼去考得論語如此處多今人都只粗淺滾說過也自說得只是聖人本意不如此只是看得熟了必聞自分別得出（賀孫錄小異）卓

揚問不知而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問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知可以作多聞而識之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得否曰聞見太略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寓

或問此章之義曰聞是聞前言徃行見是見目今所為聞

之須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得於己不是聞詳見略
亦不是聞淺見深正須如此分聞見字蓋卿
問多聞多見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說話了從之是又擇
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泯泯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
然也着記他終始首尾得失意
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
事都且記放這裡意
多見而識之見又較切實
多見始且識之如沒要緊底語言文字謾與他識在不識
也沒要緊要緊却在多聞擇善而從之如今人都只要
多識却無擇善一着賀孫。因子半客雜記而言
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章云聞見亦是互相發明此下見多下

知童。時舉

問多聞曰聞只是聞入說底已亦未理會得問知有聞見
之知否曰知只是一樣知得但有真不真爭這些子不是
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所知亦只是這箇事如君此於仁
臣止於敬之類入都知得此只後來便是真知淳

問擇善而從之是已知否曰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
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來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
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燾

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謨

問多聞多見不同如何曰聞是耳聞見是目見問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如何不擇呂氏說聞愈於見從愈
於識知愈於從如何曰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

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姑識在賀孫

仁遠乎哉章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自心上着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 壯祖

或問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人讀書只去窮一兩字學千

以不遠若要除却這箇道理又空讀書須把自己來體取做得去方是無疑若做不去須要講論且如欲仁斯仁至如何恁地易至於顏子三月不違仁又如何其餘更不及此又怎生得恁地難論語似此有三四處讀論語須是恁地看方得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辨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

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入皆欲仁之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謂吾未見好仁者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裡着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發

問我欲仁斯仁至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裡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孟子以雞犬知求為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熟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入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裡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裡了又問程子以心使心如何曰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來卻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 蘷孫

陳司敗問昭公章

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晉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漸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言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淳

子與人歌而善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之賀孫

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義剛

集注說子與人歌不掩人善蓋他歌既善使他復歌聖人未遽和以挽雜之如今人見人說得一話好未待人了便將話來挽他底則是掩善植

問伊川云歌必拳章與割不正不食同意如何曰是直候歌者徹章然後再從頭和之不是半中間便和恐是此

意謂

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謨

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泳

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義剛

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曾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為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是為之是為仁聖之道誨之是以仁聖之道誨人義剛

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明作

子疾病章

讀此章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時舉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要知子路所以請禱之意是如何審一下審看他意思着落再說來却轉動不得方好說與他或問有禱之理否曰子路說禱爾於上下神祇便是有此理子路着要禱但在我不用禱耳

或問子路請禱處曰子路若不當請聖人何不直拒之乃問有諸何也立之對云聖人不直拒子路故必問之而後以為無所事禱曰不然蓋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以有諸叩之及子路舉誄聖人知非淫祀乃云我無所事禱時舉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

病而禱古亦有此理但子路不當請之於夫子其曰丘之禱久矣注云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也伊川云無過可悔無善可遷此是解素行合於神明一句謨

叔器問子路請禱注下是兩箇意思模樣曰是但士喪禮

那意却只是箇小意思良久云聖人便是仔細若其他人便須斗喚罵豈聖人却問有諸待他更說却云是禱久矣這如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樣却不是他心裡要恁子細聖人自是恁地仔細不恁地失枝落節

大步跳過去說義剛

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繇黃平覩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絶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爲之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況於以所賤事君親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

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爲祭之無益甚向爲郡禱旱時如舊例雖祭之類皆嘗至誠爲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必大

奢則不孫章

或問奢則不孫曰才奢便是不孫但自是不戢斂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偷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裏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恃張後大之意便是否曰是義剛

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坦蕩蕩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

子温而厲章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須看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温底意思太祖曰温曰威曰恭三字是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一下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又云謝氏以此說夷惠過處頗是賀孫

叔器說子温而厲章曰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擧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龍已如此而皐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義剛

問子温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壽

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

事顏子若是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着力只是養底工夫至到只是少養如煉丹火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暖氣養教成就耳明作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差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此子又更有此子又更有此子變得此子又更有千千百當聖人問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肺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終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

曾孫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賀孫

論語十七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泰伯得禰至德為人所不能為可學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丟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武王則文王為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為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

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范益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太故麤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斫他頭來梟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這也難說武王當時做得也有未盡處所以東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未盡處義剛曰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何不立之而又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蹙眉再言這事也難說義剛

陳仲亨說至德引義剛前所論者為疑曰也不是不做這事他做得較雍容和緩不似武王樣暴泰伯則是不做底若是泰伯當紂時他也只是為諸侯太王剪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不從甚麼事東坡言三分天下有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說也好但文王不是無思量觀他戡黎伐崇之類時也顯然是在經營又曰公劉時得一上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時又衰了太王又旅來那岐山下做起家計但岐山下亦是商終理不到處亦是空地當時邠也只是一片荒涼之地　所以他去那裏輯理起來義剛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

有剪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大王剪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般所見不欲去圖商寓

問泰伯知大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大王有剪商之志而王季又問恐詩是推本果如此否曰詩秉彝分明說實始翦商又問實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又問堯之讓舜禹之傳子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誅管蔡何故聖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後世將聖人做模範都如此差異信如公問然所遇之變如此到聖人處之皆恁地所以為聖人故曰遭變事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且就平平正正處看賀孫

吳伯英問泰伯知大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荊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卻顧卻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

不久是以有剪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泄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或曰斷髮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以治吳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也壯祖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及贊嘆泳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褒孫

因說泰伯讓曰今人纔有此子讓便惟恐人之不知

伯豐問集注云大王固有剪商之志恐魯頌之說只是推本之辭今遂據以為說可否曰詩中分明如此說人用

如此則大王為有心於圖商也曰此是難說書亦云大王肇基王迹又問大王方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事商所以為至德集注

泰伯章所引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是說孫國事自是說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剪商之志都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孫國事也集注說亦未分曉耳明作

泰伯之心即伯夷叔齊之心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為至德謂武為

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大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固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爲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嘗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銖

問泰伯讓天下與伯夷叔齊讓國其事相類何故夫子一許其得仁一許其至德二者豈有優劣耶曰亦不必如此泰伯初未嘗無仁夷齊初未嘗無德壯祖

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口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僩集注○

恭而無禮章

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德地若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煩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絞義剛

問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人皆有此仁義之心篤於親是仁之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仁篤故舊是義之發故不遺故舊則民興義是如此否曰看不偷字則又似仁大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不偷也是厚却難把做義說義剛

問君子篤於親與恭謹勇直處意自別橫渠說如何曰橫

渠這說且與存在某未敢決以為定若做一章說就橫渠說得似好他就大處理會便知得品節如此問橫渠說知所先後先處是篤於親與故舊不遺曰然問他却將恭慎等處入在後段說是如何曰就他說入能篤於親與不遺故舊他大處自能篤厚如此節文處必不至大段有失他合當恭而恭必不至於畏縮勇直處亦不至於失節若不知先後要做便做更不問有六親眷屬便是證父攘羊之事（寓○集注）

鄭齊卿問集注舉橫渠說之意曰他要合下面意所以如此說蓋有禮與篤親不遺故舊在先則不崽不勞不亂不絞與與仁不偷之效在後耳要之合分為二章又問直而無禮則絞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

證父攘羊之事矣（木之）

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遺故舊是當先者恭慎之類却是後必

直不至難用（九）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

是明作

問橫渠知所先後之說其有所節文之謂否曰橫渠意是如此篤於親不遺故舊是當先者恭慎之類却是後必大

曾子有疾謂門弟子一章

正卿問曾子啟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弟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

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
畧不點檢便差失了着世間是多少事至危者無如人
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氷賀孫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免之
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
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
萬化劄眼中便走失了劄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
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
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格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乃敬之法此心
不存則常昏昧矣今人有昏瞖者遇身有痛痒則瞬耿
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
之意洽

時舉讀問曰依舊有過高傷巧之病切須放令平實曾
子起手足是如此說面好但就他保身上面着自極有
意思也時舉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矣此其形見於顏色者如此之正則其
中之不妄可知亦可謂信實矣而只曰近信何故曰聖
賢說話也寬也怕有未便恁地底義剛

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
行處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却不恁地
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

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
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脩辭立其誠意思賀孫
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人人皆然工夫却在勿字上泳
毅父問遠暴慢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
是麤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必得和平不暴則慢暴
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
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
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時舉
仲蔚說動容貌章曰暴慢底是大故麤斯近信矣這須是
秉面正後顏色自恁地正方是近信若是色取仁而行
違則不是信了倍只是倍於理出辭氣時須要看得

理如何後方出則不倍於理問三者也似只一般樣曰
是各就那事上說又問要恁地不知如何做工夫曰只
是自去持守池錄作只是隨事持守○義剛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是成就處升卿○以下總論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三句說得太快大槩是養成意思
較多賜
陳寅伯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且只看那所貴二字莫
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
此三者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甚緊動容貌便
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人之
容貌只有一箇暴慢雖淺深不同暴慢則一如人狠戾
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如人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

亦是慢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信實也正顏色便須近實鄙便是說一樣卑底說話倍是逆理辭氣只有此二句因曰不易孟敬子當時焉得如此好或云想曾子病亟門人多在傍者曰恐是如此因說看文字須是熟後到自然脫落處方是其初看此都安排不成按得得處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閑字上此一段程門只有尹和靖看得出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若熟後真箇使人說今之學者只是不深好後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後不深好文蔚

敬之問此章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題目一句下面要得動容貌便能遠暴慢要得正顏色便近信出辭氣便遠鄙倍要此須是從前做工夫植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出辭氣便自能遠鄙倍一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正顏色便自能近信所以為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然此亦只是說効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

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可做下面臨時做不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間未熟時雖勉強為之淳錄作湍

容字是動容貌到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雖是出辭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寓○淳錄此下云辭是言語氣是聲音出是從這裏出去三者是我身上事要得如此過亦無此理雖是未亦道之所在不可不謹然此則

有司之事我亦只理會自己事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須要會理如何得動容貌便會遠暴慢正顏色便會近信出辭氣便會遠鄙倍須知得曾子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自會恁地須知得工夫在未動容貌正顏色若要相似說合當著得箇遠虛偽矣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是正顏色亦有假做恁地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却容偽不得賀孫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又問要之三者以涵養為主曰涵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慢便不是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不是辭氣鄙倍便是不鄙倍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述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厲聲叱一日恁地無奈梁肯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恁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僩

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歟曰此一大關言人合

如此固是要至自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
容間斷廣

叔京來問所貴乎道者三因云正動出時也要整齊
也要整齊方云乃是敬貫動靜曰恁頭底人言語無不
實動靜者方

或問遠與近意義如何曰曾子臨終何嘗又安排下這字
如此但聖賢言語自如此耳不須推尋不要緊處

動容貌斯遠暴慢是為得人知正顏色斯近信是顏色實
出辭氣斯遠鄙倍是出得言語是動正出三字皆是輕
說過君子所貴於此者皆孚自功夫所至非臨事所能
揑合籩豆之事雖亦莫非道之所在然須先擇切己者
為之如有閑雖麟趾之意便可行周官法度又如盡心

皇極之五事便有庶徵之應以籩豆之事當孟敬子必
其所為有以煩辟為務者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言道之所貴者有此三事便對了道
之所賤者籩豆之事非不是道乃道之末耳如動容貌
正顏色出辭氣須是孚自先有此等工夫方如此效驗
動容貌斯遠暴慢爭須只做一一句讀斯字只是自然意
思楊龜山解此一句引曾子脩容閑人避之事都是他
人恭慢全說不著人傑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曰以道言
之則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而所貴在此則所賤
在彼矣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失人傑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籩豆之事特有司

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 人傑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學者觀此一段須看他兩節先後何這箇是所貴所重者至於一邋遢皆是理但這箇事自有人管我且理會箇大者且如今人講明制度名數皆是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己身上大處却不曾理會何貴於學先生因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着工夫有對者曰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父子君臣兄弟上求諸先生言如此初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間各有一箇當然之理是道也 謙之

義剛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畢因曰道雖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止此三事而已這也見得窮理則不當有小大之分行已則不能無緩急先後之序先生曰這樣處也難說聖賢也只大槩說在這裏而今說不可無先後之序固是但只揀得幾件去做那小底都不照管也不得義剛因言義剛便是也疑以為古人事事致謹如所謂京勤小物豈是盡視為小而不管曰這但是說此三事為最重耳若是其他也不是不管只是說人於自己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邋遢豆莽小事便不得言這箇自有司在但責之有司便得若全不理會將見以邋遢為豆以豆為邋都無理會了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明樂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其愚之人君若不

曉得那樂却如何知得那人可在不可在這也須曉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遵豆之類若不曉如何解任那有司若邊棗盛有汁底物事豆棗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着曉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義剛

舜功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動容貌則能遠暴慢正顏色則能近信出辭氣則能遠鄙倍所貴者在此至於遵豆之事雖亦道之所寓然自有人管了君子只脩身而已蓋常人容貌不暴忝則多慢顏色易得莊言語易得鄙倍而倍理前人愛說動字出字正字上有工夫看得來不消如此瑣

正卿問正顏色之正字獨重於動與出字何如曰前輩多就動正出三字上說一向都將三字重了若從今說便三字都輕却不可於中自分兩樣某所以不以彼說為然者緣看文勢不恁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爲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如此若禮文器數自有官守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者舊說所以未安者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僞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　這便未見得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又云三句最是正顏色斯近信見

得分明賀孫

或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如何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前輩不合將做用工處此只是涵養已成效驗處暴慢鄙倍近信皆是自己分內事惟近信不好理會蓋君子才正顏色自有箇誠實底道理異乎色取仁而行違者也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道雖無乎不在然此三者乃領之效為政之本故可貴容貌是舉一身而言顏色乃見於面顏者而言又問三者固是效驗處然不知於何處用工曰只平日涵養便是去偽

某病中思量曾子當初告孟敬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只說出三事曾子當時有多少好話到急處都說不辦只撮出三項如此這三項是最緊要底若說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上面又大段長進便不長進也做得箇聖賢坯模雖不中不遠矣恪

所貴乎道者三禮亦是道但道中所貴此三者在身上 李先生云曾子臨死空洞中只餘此念方

或講所貴乎道者三曰不見如此說得巧曾子臨死時話說見不暇如此委曲安排大注云暴粗厲也何謂粗厲曰粗不精細也節

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為脩己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後來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

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其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為做
手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馬手夫耶曰這
三字雖不是做手夫底字然便是做手夫處正如着衣
喫飯其着其喫雖不是做手夫然便是做手夫處此意
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曹來解以為效驗語
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
如此則不成矣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
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 僩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三節是要得他須是平日莊
敬手夫到此方能恁地若臨時做手夫也不解恁地植
因問明道動容周旋中禮正顏色則不妄出辭氣正由
中出又仍是以三句上半截是手夫下半截是功效曰

不是所以恁地也是平日莊敬手夫植
問動也正也出也不知是心要得如此還是自然發見氣
象曰上蔡諸人皆道此是做手夫處着來只當作成效
說涵養莊敬得如此手夫已在前了此是効驗動容貌
若非涵養有素安能便兔暴慢正顏色非莊敬有素安
能便近信信是信實表裏如一色有色厲而內荏者色
莊也色取仁而行違者苟不近實安能表裏如一乎問
正者是着力之辭否曰亦着力不得若不到近實處正
其顏色但見作偽而已問遠之字義如何曰遠便是無
復有這氣象問正顏色既是功效到此則宜自然而信
却言近信何也曰這也是對上遠字說集義
問君子道者三章譏氏就正動出上用手窺謂此三句其

要緊處皆是斯字上蓋斯者便自然如此也才動容貌便自然遠暴慢非予昔涇養之熟何以至此此三句乃以效言非指用功地步也曰是如此柄

舜功問動容貌如何遠暴慢曰人之容貌非暴則慢得中者極難須是遠此方可此一段上蔡說亦多有未是處問其言也善何必曾子天下自有一等人臨死言善通光云聖賢臨死不亂曰聖賢豈可以不亂言曾子到此愈極分明易簀事可見然此三句亦是由中以出不是外向鬬撰成得可學

動容貌出辭氣先生云只伊川諸解平平說未有如此張筋弩力意思謂上蔡語方

曾子以能問於不能章

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晓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又問君子人與是才德出衆之君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則非有德者不能也義剛

舉問犯而不校曰不是着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盡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時舉

不校是不與人比校強弱勝負道我勝你負我強你弱如上言以能問於不能之類皆是不與人校也燾

子善問犯而不校恐是且默檢自家不暇問他人曰不是

如此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虫蝨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汪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亞夫問黃叔度是何樣底人曰當時亦是衆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厚深遠底人若是有所見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一箇不說話底人有箇孔子說他好若孟子無人印證他他自發出許多言語豈有自己孔孟之後至東漢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所見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主張他曰林宗何足憑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上看他文章乃是說佛南升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自反却有着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

簡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恐無益端蒙

或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方子

大丈夫當容人勿為所容顏子犯而不校○子蒙

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注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壓人耶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人我都無義剛

問幾於無我字莫只是就從事一句可見耶抑併前五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則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矣曰顏子正在着力未着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等語見得曾子直是峻厲淳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見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如孔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將軍之擁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上是疑詞如孔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不成不知果能先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正却含糊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未必

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其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宰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洩蹈其迹誅殛寧戮項皆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矛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游談聚議習為軟熟率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為延遷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瘳則將何以處之權

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謙安果可當仗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　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寓○砥錄畧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笑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個

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更命令之命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曰如霍光當得此三句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了曰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獻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獻有為有守霍光雖有為有獻矣只是無所

守恪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才臨大節不可奪是德如霍光可謂有才然其毒許后事便以愛奪了燕慕容恪是慕容皝之子容貌瞳瞳然其輔幼主也好然知慕容評當去而不去之遂以亂國此也未是惟孔明能之賜○孫同○夔

問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曰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不可以底若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為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為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燾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又能臨大節而不可奪方可謂之君子是如此看否曰固是又問若徒能臨大節不可奪而才力短淺做事不得如前息之徒能能死節而不能止難要亦不可謂之君子曰也是不可謂之君子義剛

問胡文定以前息為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何曰前息便是不可以託孤寄命了問聖人書前息與孔父佗牧同辭何也曰聖人也且是要存得箇君臣大義夔孫

問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君子人與章伊川說○燾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二字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且如孰德不弘之弘便見此弘字謂為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

以己為是凡他人之言便做說得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依舊只執己是可見其狹小何緣得弘須是不可先以別人為不是凡他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衆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却是以弘為之（諸本重論弘）

問弘毅之弘曰弘是寬廣事事着得道理也着得事物也着得事物道来也着得富貴也着得貧賤也着得患難也着得甚麼物事来掉在裏面都不見形影了（一本個弘字只將旁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漫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為之判別此便是弘植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此小

好事便以為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重任潘

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衆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軋捺得衆理方得（一本調之）

恭父甫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多少大大而天地之理纔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己底人有一兩件事便着不得賀孫

問如何是弘曰計較小小利害小小得失褊隘如公欵執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承當說道且據自己所見皆是不弘節

士不可以弘毅這箇人只恁地他肚裏都著得無限
今人微有所得依然自以為得祖道毅是立脚處堅恐張
敬之問弘是容受得衆理毅是勝得這箇重任曰弘乃能勝
得重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恐
去前面倒了時舉
問弘是寬容之義否曰固是但不是寬容人乃寬容得義
理耳毅字曾子以任重言之人狹隘者只守得一義
一理便自足既滯一隅都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
得衆理方是弘也必大
仲蔚問弘毅曰弘不只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正是執德
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

便自如無底之谷攔一物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
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著力去做義剛
問弘毅曰弘是寬廣耐事事事都著得道理也著得多人
且如有兩人相爭須是寬著心都容得始得若便分別
一人是一人非便不得或兩人都是或兩人都非或是
者非非者是皆不可知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
備無所不包若小著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
則都包得在裏面了不成只恁地寬廣裏面又要分別
是非有規矩始得若只恁地弘便沒倒斷了任重是擔
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又曰若縱小著這心便容而
便相住得在這裡道理只著得一
說事事都只著得一邊○個

問曾子弘毅處不知為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著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為立脚問人之資稟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如何計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傾東倒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須多蓄得在這裏著我要賈也得要賣也得若只有半文錢在這裏如何處置得去又曰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有圭角如士不可以不弘毅如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見得曾子直是恁地剛硬孟子氣象大抵如此能如此寓之淳錄云徐問弘毅是為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便當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如此人之資稟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只知得如此便警覺那不如此更那裏別尋討方子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卻見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便窄狹不容物便倒東墜西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得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除去只除不了不弘便是不毅不毅便是弘除了一弘一毅須是見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無適無莫隨時隨處要弘便弘要毅便毅要賈便賈要賣便賣若止有一文錢在此則如何處置得○砥錄云居父問士不可不弘曰合下便當弘毅將德盛業成而后至此曰只去其不弘不毅便自然弘毅雖難見自家不弘不毅處却易見常要檢點若卑狹淺陋不能容物安於固陋便是不弘不毅處病痛更多知理所當為而不為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去便是不毅又曰孔子所言自渾全

温厚如曾子所言便有孟子氣象

問士不可以不弘毅曰弘是事事着得如進學者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是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便是不弘只得此一子便自足便不弘毅却是發處勇猛行得来強恕是他發用處問後面只説仁以為已任是只成就這箇仁須是擔當得去又問死而後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未死已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住又曰古人下字各不同如剛毅勇猛等字雖是相似其義訓各微不同如適間説推與免相似個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見箇知得這擔子重箇是難

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自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當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説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見個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弘毅之説與夫臨大節不可奪與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説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則見他毅處若孟子只得他剛處却必弘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都恁地撐腸拄肚火閙都没頓

着處賀孫

弘寬廣也是事要得寬閑毅強恁也如云擾而毅是馴擾而毅強而有守底意思弘字如今講學須着箇心是者從之不是者也且寬心去究而今人才得一善便說道自家底是了別人底都不是便是以先入為主了雖有至善無由見得如執德不弘須是自家要弘始得若容民畜衆底事也是弘但是外面事而今人說弘字多做容字說了則這弘字裏面無用工處可以此意推之又云弘是開闊周遍集注雙疎○程子說弘字曰寬廣最說得好此是儘耐得工夫不急迫如做一件今日做未得又且耐明日做雙疎問毅訓強恁粗而言之是硬擔當着做將去否楊氏作力行說正此意但說得不猛厲明白若不足以形容毅字氣象至程子所謂弘而無規矩而難立其說固不可易第恐毅字訓義非可以有規矩言之如何曰毅有恐耐意思程子所云無規矩是說自今難立是說後來必大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着脊梁骨方擔荷得去熹

興於詩章

或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於禮成於樂便是箇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却是自然後德地又曰古人自小時自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

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
来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如此
又曰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興理為一看有甚效驗
邪後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此字興於詩是初感發這
些善端起来到成於樂是刮来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
滌盪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
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来只是讀書理會
道理只管將来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致
道云讀孟子熟儘有此意曰也是只是孟子較感發得
龍其他書都是如此賀孫因云如大學傳知止章及齊
家章引詩多詩語涵泳得熟誠有不自已處賀孫

亜夫問此章曰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却有
次第樂者能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此小不善之意都
着不得便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
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
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時舉

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人規矩使心細而不麁久久
自然養德和樂出来又曰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
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
其力升卿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来使學者
聞之自然惟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攔截他
故之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覺得和悦之意多曰先生

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
這裏時舉
正卿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到得成於樂自不消
地淺說成於此是大段極至賀孫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
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今公讀詩是興起得箇甚麼
或問成於樂曰樂有五音六律能通暢人心今之樂雖與
古異若無此音律則不得以爲樂矣力行因舉樂記云
耳目聰明血氣平和曰須着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
只如此說過力行
成於樂曰而今作俗樂貼人也貼得人動況先王之樂中
正平和想得是以感動人壽

問立於禮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樂皆廢不知興詩成樂
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今只有義理在且就
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處見能興
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
斯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
人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
便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至禮與
樂自秤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
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荀子此語甚好又問志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興此相表裏否曰也不爭多此却
有滓熟一脚子寓○淳錄云徐問立於禮猶可一用力詩
此家具只有理義在上講究如分別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
難曉樂又無何以興成孚曰今既無到感慨處有以興起只得就理義

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椿

仲蔚問興於詩興於詩於藝先後不同如何曰興立成是言其成志據依游是言其用功處此又孫錄云志據依是用功處興立成是成處

但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這須常常執守始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遊泳其間久而自然不安於爲之意聞樂則可以融化了然樂今却不可得而聞矣義剛

子壽言論語所謂興於詩又云詩可以興蓋詩者古人所以詠歌情性當時人一歌詠其言便能了其義故善心可以興起今人須加訓詁方理會得又失其歌詠之律如何一去音着便缺興起善意以今觀之不若熟理會

之功也涇養和順無斯須不和不樂恁地和不和便是成於樂之功也如禮今亦無只是便做此規矩自恁地收斂古人此身終日都在禮之中不由自家古人興於詩猶有言語以諷誦禮全無說話只是聲音節奏使人聞之自然和平故曰禮樂法而不說曰此章與志於道相表裏否曰彼是言德性道理此是言事業工夫此却是游於藝脚子○道夫錄云居父問立於禮循可用力詩樂既廢不知今何由興成之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以義理養其心若精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心便是興於詩涵養熟久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今礼亦不似古人家具且只得自存箇規矩收斂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習熟自由亦不可得又曰詩猶有言語可諷誦至於礼只得恁定做去樂只是恁它聲音節奏自然和平更無說話尚子又云礼樂法而不說只有法更無說也或問此章與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如何曰不然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思意

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以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

論語方能興起善意也 大雅云云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淳錄 末若不見五聲十二律雖見得禮云周旋揖遜不可謂禮樂云同旋揖遜則為無禮矣何以見得禮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淳錄云不可見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折成一斤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斤有自然底

和氣淳錄云所以聽之自能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樂歌舞不是各自為節奏樂只是此一節奏歌亦是此一節奏舞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小時皆學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二所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方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精淳錄云直是工夫至到方有成

詩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關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者自然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至命聲與樂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教他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若不揖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又問成於樂處古人之學有可證者否曰不必恁地支離這處只理會如何是興於詩如何是立於禮如何是成於樂律呂雖有十二用時只用七箇自黃鐘二下生至姑洗便住了若更要捕一箇便拗了如今之作樂亦只用七箇如遍頭焉不成字者即是古之聲

律先更添一聲便不成樂寓○集注

問注云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總是迭為賓主否曰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別以括人聲之高下聖人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故五聲中又各有高下無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鐘為宮則是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宮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鐘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丈六尺七分而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宮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鐘大呂黃鐘大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

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踩之其聲和矣不然則其聲不得其和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廢幾爲其人取其半數爲子聲謂宮律之短餘則用子聲其人又破其說曰子聲非古有也然而不用子聲則如何得其和畢竟須着用子聲想古人亦然但無可考耳而今俗樂多用夾鍾爲黃鍾之宮蓋向上去聲愈清故也又云今之琴第六七弦是清聲如第十二弦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則第六七弦即是黃鍾太簇之清蓋只用兩清聲故也盡正淳問譙氏謂樂則存養其善心使義精仁熟自和順於道德遺其音而專論其意如何曰樂字內自若五音六律以下為樂

民可使由之章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明矣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啓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淳

植云民可使之仰事俯育而不可使之知其父子之道為天性可使之奔走服役而不可使之知其君臣之義為當然及諸友舉畢先生云今晚五人着得都無甚走作

植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弟足矣
使得人孝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
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須
年張子韶之論以為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
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
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此則前面方推這心去事親
隨手又便去揩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
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揩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
便是如此其為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徹地便要你究
得他所以樸人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
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如敎使民知之少間便有
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

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
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
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
有此病了曰然張子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
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放肆無收殺了或曰南軒初間
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槩都是自上蔡處來又曰呂
氏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云不可使知非以愚民
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也此說亦自好所
謂機心便是張子韶與禪機之說方纔做這事便又使
此心去體認少間便啟人機心只是聖人說此語時却
未有此意在向姑舉之或問不敢附集注或曰王介甫
以為不可使知蓋聖人愚民之意曰申韓莊老之說便

是此意以為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缺
南子有一段說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殺
主下伐上吾恐用兵不休爭鬬不已為之柰何太公善
王之問教之以繁文滋礼以持天下如為三年之喪今
類不蓄厚葬久喪以亶普冊其家其意大槩說使人行
三年之喪廢幾生子以充滿人多為亂之意厚葬久喪
可以破產免得人富以啓亂之意都是這般無稽之語
個

民可使由之一章舊欵楊氏說亦未精審此章之義自與
盤誥之意不同商盤只說憑都周誥只言代商此不可
不與百姓說令分曉況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
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必大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亂如東
漢之黨錮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則其才之美亦不足觀
周公之才之美此是為有才而無德者言但此一段曲折
自有數般意思驕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驕非只是吝於
財凡吝於事吝於為善皆是且以吝財言之人之所以
要吝者只緣我散與人使他人富與我一般則無可吝
誇於人所以吝其實當見兩人只是無緊要閙事也低死
不肯說與人一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困
曾親見人如此遂曉得這驕吝兩字只是相匹配得在
故相靠得在池錄作相比配相
義剛

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而今有一樣人會得底不肯與人說又卻將來驕人

正卿問驕如何生於吝曰驕卻是枝葉發露處吝卻是根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說與人這意思是如何他只怕人都識了卻沒詐異所以吝惜在此獨有自家會別人都不會自家便驕得他便欺得他如貨財也是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使若只恁地吝惜合使不使只怕自家無了別人卻有無可驕得人所以吝惜在此獨是自家有別人無自家便做大便欺得他又云為是要驕人所以吝

或問驕吝曰驕是傲於外吝是欠於中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祖道

某昨見一箇人學得此一手道理便都不肯向人說其初只是吝積蓄得這箇物事在肚裏無柰何只見我做大便要凌人只此是驕格

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其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與其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賀孫

先生云一學者來問伊川云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歉則不

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詩云商邑翼翼伯豐對曰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而論之如勇於為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己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此一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為驕蓋

問驕氣盈吝氣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自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外似驕寒包縮在內似吝因舉顥道克己詩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問當如何去此病曰此有甚法只莫驕莫吝便是剖破藩籬也覺其為非從源頭處正我要不行使不行要坐使還我坐莫非由我更求甚方法寓

集注云驕吝雖不同而其勢常相因先生云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見近來有一種人如此其說又有所為也炎

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根本其嘗見人吝一件物便有

驕意見得這兩字如此泳

吝者驕之根本驕者吝之枝葉是吝為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驕人也壽

讀驕吝一段云亦是相為先後時舉

三生學章

問不至於穀歎以至為及字說謂不暇及於祿免改為志得否曰某亦只是疑作志不敢必其然蓋此處解不行作志則略通不可又就上面撰便越不好了或又引程子說曰說了行不如莫解解便不好如解曰為無一般

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為而為學否曰然

篤信好學章

學者須以篤信為先劉子澄說○端蒙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德明

惟篤信故能好學惟守死故能善道善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然守死生於篤信善道由於好學徒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者或非所信徒守死而不能推以善其道則雖死無補升卿

篤信須是好學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好學須是好學但要好臨利害又變了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道便知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知

有學篤信方能守死好學方能善道義剛○恪錄云此兩句相關自是一事惟篤信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善道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淳

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ㄨㄉ大

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 僩

天下無道聖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此自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 時舉

不在其位章

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纔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馬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大雅

師摯之始章

徐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淳

或問關雎之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節

亂曰者亂乃樂終之雜聲也亂出國語史記又曰關雎恐是亂聲前面者恐有聲而無辭揚

狂而不直章

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宜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悾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有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泳

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欵曰率可否曰此狂字面畢卞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為大言下梢都無收拾是也必大

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侳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為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學如不及章

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恁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巍巍乎章

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吾無間然四章先生云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都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己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則之天為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

若卑禁禮樂法度而已

正卿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小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格不恁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自是我事

正卿論不以位為樂恐不特舜禹為然曰不必如此說如孟子論禹湯一段不成武王不執中湯却泄邇忘遠此章之旨與後章禹無間然之意同是各舉他身上一件因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

切底事言之必大

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明道說浮義理甚閎闊集注却說浮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處却恐集注浮之必大

大哉堯之為君章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淳

惟堯則之一章曰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親謨

大哉堯之為君炎謂吳才老書解說驩兜共工輩在堯朝堯却能容他不得可見堯之大處舜終是不若堯之大曰吳解亦自有說得好處舜自側微而興以至即帝位此三四人終是有不服底意舜只得行遣

舜有臣五人章

魏問集注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上閑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盛賀孫

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雉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二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以但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

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
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寓
或問以為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免数
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
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
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
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
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免也只得征伐救民僩
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翦商是有
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
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前積累以來
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
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
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周
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民又曰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臂
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不便去伐商
大遙耳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
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伐黎等
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
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
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居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
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
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漫進入中國太王

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葢孫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擾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文兼武王而言以為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理箇聖人說得式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

禹吾無間然章

范益之問五峯說禹無間然章云是禹以餘力遺矩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輕狹了後來者知

言也不曾如此說義剛

皺蔽膝也以韋為之韍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冕朝服謂之韠左氏帶裳韠鳥

泳

語錄三十五卷終